



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,每日跟帖无数,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,挂起羊头的招牌,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,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,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,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一刀之刑

羽林军超额完成了任务:回营时碰上了一个黄巾军的探马,顺手给俘虏过来,带到了曹操大帐。

阳春四月,天尚微寒。被俘虏的黄巾军探马还赤着脚,身上破衣烂衫,除了包头的一方黄布外,怎么看也不像个当兵的,小伙子憨厚可鞠,做了俘虏也没见十分害怕。

曹操大喜,赶紧吩咐手下拿一块马肉来,并松绑赏浑白酒一碗。

等小伙子恢复了精神头,曹操开了拉家常:“小伙子,有二十了吗?娶媳妇了没有?”

探马十分不解:“怎么这官军里还有好人?这个当官的面虽不善,看样子心还挺好的。吃人家的东西嘴短,总得陪人家聊几句吧?于是有点害羞地回答:“您眼力不错,俺今年刚二十,媳妇在那边老营里呢。”“看你身上穿的,咋不让媳妇给做身像样的呢?”

“俺将军说了,打开城就给俺发新军装。”

“哦——这些天晚上够冷的吧?”

“不冷,俺将军说了,要长住,困死守城的,让俺们都搭了避风的草庵屋,再说,还有俺媳妇每晚陪着俺呢……”小伙子脸有些微红,看样子新婚不久。

“草屋?”曹操心里微微一动,继续和俘虏扯皮:“听说你们都被天公将军施了符咒,上阵刀枪不入,你有这功夫吗?”

“当然,俺曾在天公将军面前演示过,天公将军还赏过俺两斗米呢!”小伙子有些自豪。

“出去给我们这帮弟兄露一手怎么样?”

“不行,师傅说了,随便施法要遭天谴的,我给你们逮住了,也没打算活着回去,只是俺媳妇……”探马显的既坚决又沮丧。

“嗯……你犯的是造反的大罪,论法该灭九族,我今天判你身受一刀之刑,如果真的一刀砍你不死,我就放你回去与媳妇团聚,你服气吗?”

“说话算数。那俺先给您磕个头,挨完这一刀俺就走,到时候省得告辞了。”小伙子扑通跪下,给曹操磕了个响头,站起身向外就走。

当下曹操心里有点打鼓:难道真的一刀砍不死他?来到帐外,几千人除了警戒哨全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小伙子身上。只见这敌军探马甩去上身破衣,扎了个马步,双手按住自己小腹,口中念念有词,顿时面色涨红,前胸后背鼓起了数个大包。

军营里的专职刽子手得到曹操的示意,提着刑刑的专用鬼头大刀,走到小伙子面前。只听一声暴喝,寒光一闪

而过。大伙全愣住了。那小伙子不失时机地将身一长,让过脖项,一刀砍在后背之上,啊?竟将锋利无比的鬼头大刀“砰”的一声弹了出去,再看小伙子身上,隐隐只见得一道红印,眼见是毫发未损。

只听得曹操一声朗朗大笑:“雕虫小技,何足挂齿?歪门邪道,斩你易耳!”亲自走到行刑之处,对呆若木鸡的刽子手说道:“借你刀一用。”接过鬼头刀,对刽子手说:“还要借你一物。把裤子解开,向这刀上撒上一泡热尿。”

“啊?”刽子手从没在这么多多人面前暴露过那玩意,一时扭捏。

“自古有闻,污秽之物,可破百邪,撒尿上去,待我斩他!”

“你……你说话不算数!”小伙子气极,张嘴欲骂,旁边几个机灵的亲兵伸手把不知什么东西塞进了他的嘴里,小伙子不断挣扎,却动弹不得。

这边刽子手也顾不得害羞,当即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自家小兄弟,把一股热尿直射到鬼头刀之上。正尿之间,忽然刀身不见,却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在了脚下,原来那小伙子已经身首异处!曹操这时已将鬼头刀扔在地上,向大帐走去。不用多做动员,士兵们一片欢呼,树林里响起了暴雨般的“哗哗”撒尿声。



人物传记

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,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“情”字。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,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“柏拉图”式的纯洁情愫,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。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、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,展示了其侠骨柔肠、重情厚义的另一面……

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

暗助少帅躲过“天灾”

1952年秋天,东北元老莫德惠来到台北士林官邸。

原来几天前他得到蒋介石特许,前往张学良的幽禁地清泉。这位张氏父子从前身边受宠的僚臣,自从来到南京做官以后始终深得蒋介石青睐,他是张学良幽禁台湾时少数可到秘密幽禁地探望少帅的官员之一。莫德惠这次从清泉回来,向蒋介石作了汇报,又去士林后面的花房,向正在那里赏看兰花的美龄报告了去清泉的情况,同时转呈张学良给她写的一封信。

张学良在信中说:“德公此次进山,带来夫人赠送的兰花,甚喜甚谢。德公也转达了夫人问候,良和四小姐在此一切均好,只是此地潮湿多雨,且所居之处蛇患成灾。因此四小姐希望移住从前住过的井上为好,如井上不宜,亦请夫人给予帮助,因此地蛇灾委实难以忍受……”

“蛇灾?”宋美龄看了张的来信,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之时,绝不会轻易写信相求的。她向莫德惠询问起清泉的蛇灾情况,莫德惠便把他在清泉逗留几日的所见所闻,一一向宋美龄陈述。原来清泉附近群山莽莽,山峦上又丛生繁茂的古树,所以此

地格外潮湿和阴森。在莫德惠眼里,清泉与从前张氏住过的贵州息烽等地大不相同。从前在大陆的秘密住所虽也处于深山密林中,可那里大多景色宜人,但清泉尽管也以温泉得名,那遍布在山谷里的温泉却是万万洗不得的。张学良从井上温泉被转移此地不久,就发现清泉的蛇非常多。在一眼眼温泉周围,不时会从草丛里飞蹿出让人心惊肉跳的毒蛇来。有一次张学良刚进温泉洗浴,不料就发现一条几尺长的青练蛇,猛然从附近草丛中窜出,围在温泉边上吐出血红的毒舌,向他和赵四挑衅。从那以后,赵四再也不敢去温泉洗浴了。

更让张学良和赵四恐慌的是,清泉防不胜防的毒蛇几乎无孔不入。在张学良居住的小木楼里,时常也有毒蛇出没。这里从前是位日本采矿家的别墅,从外表上看结构坚固,造型也极美观。可是,就在小木楼下面的地下室里就隐藏着大大小小数十条毒蛇。一天深夜,赵一荻在睡梦里忽然感到后背有凉嗖嗖的东西在爬动。她急忙开灯一看,不禁惊叫一声:“汉卿,有蛇!”

原来是一条足有碗口粗的大蛇。它是从地板缝隙中钻出来的,然后悄悄爬上了床铺。张学良猛地抓起一条

皮带,冲着飞蹿的大蛇七寸上狠命一击,当即令其呜呼哀哉!

尽管身边有张学良,可是赵一荻仍心有余悸,她知道他们正好睡在一个毒蛇窝上,因而夜夜惧蛇成疾,难以入眠。张学良几次向刘乙光提出搬家,可刘乙光百般不允。万般无奈他们只好委屈求全,只是无时不提防毒蛇的袭击。

宋美龄听到这里,惻隐之心大发,对莫说:“好吧,我会过问的。”

就在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的信不久,清泉山中突然遭遇百年不遇的一场水灾!

1953年秋天,来势凶猛的葛乐礼台风,疯狂袭击了这群山环绕的盆地。附近山巅上的林木大多在台风中树倾根倒,大小山石也随着奔泻的滔滔洪水奔涌而下。汹涌的洪水伴着可怕的山崩,大块巨石纷纷从天而落,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居住的小木楼,顷刻间砸得支离破碎。所幸在这场可怕的灾难到来之前,宋美龄经蒋介石首肯,已下了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尽快迁出清泉的命令。由于宋美龄的干预,保密局终于同意在这年冬天,把张、赵伉俪再次移居高雄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才躲过了这场旷古少见的特大天灾。



都市小说

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,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。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,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,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。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,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、苦恼……

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

楼下的老白相人

几年前方静波嫁到洪晃家来,那时洪晃的父母健康地活着,公婆都视她为亲闺女一般,称赞她是个孝顺儿媳,比儿子还贴心。洪晃开玩笑说她策反工作做得好,把二老彻底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,他在家里的位置反倒一落千丈。方静波大学毕业不找工作,在家复习一年继续考研,没能如愿,之后又动起出国的念头,想去美国或欧洲。洪晃曾讥刺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,他俩是同班同学,却严重混淆了现实和梦想的界限。她暗中追求洪晃好几年,最终如了愿,恍然认识到生活的原貌并非想象中那么诗意,与一只碗,与一双鞋一样,于是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禁在柴米油盐之间的世俗女人。

方静波在医院上班,那不是个好地方,整天见着那些歪歪倒倒的家伙,流脓流血的,残的死的,恶心得不得了。隔两周又轮到值夜班,是最要方静波命的,睡眠本来就差,生物钟一乱神经系统

也跟着乱,一周夜班过后几天内都懵懵懂懂不省人事似的。方静波不想在工作上出人头地,能混则混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科室里的同事为了奖金、职称、升迁明争暗斗,真是可笑。

公婆原本是好公婆,数十年的相扶相持见证了感情的牢固,但正如地上没有笔直的线路那样,老两口在人生转弯时出了意外。那段时间洪晃正好出差在外,方静波经常看到公婆争吵,碍于儿媳的面子,两人都用暗语,声东击西,指桑骂槐,弄得方静波一头雾水。后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,老两口把争吵发展成冷战,又把冷战转化为肉搏。方静波第一次见到两位老人躲在房间里互相打击,你一拳我一拳,你一拳我一巴掌,使她目瞪口呆。为了不传出声响,老两口竟然在门后挂了一床厚棉被。

公公退休前是市中的中学校长,婆婆退休前是中学的特级教师,一个教语文一个教历史,业务水平是有目共睹的。事情的原委是如何呢?据公公说,最近楼下搬来一新住户,是个老白相人,游手好闲,打扮得煞有介事似的,其实就是拈花惹草。做过一系列调查以后发觉,这个老白相人短短的几周内便勾搭上了婆婆,而奸夫淫妇的

约会方式颇有讲究,譬如老白相人在窗外晾出白衬衣表示上午十点前见面,晾出深蓝色外套便是下午三点左右见面,晾出被单则表示晚上见面,显然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能手。婆婆的辩词与此大相径庭,婆婆说公公得了臆想症,病得不轻。

白相人解释说:有一次楼上的住户晾衣服不小心掉下来,落在我窗户的晾衣架上。后来一位老太太敲门,称是来拿衣服,双方谈了句,楼上楼下邻居谈话很正常嘛,后来楼上又有几次掉衣服下来,都是老太太来取。我快七十岁了,人生七十鬼为邻,没戏啦,以前我倒是相貌堂堂,激情澎湃的,有过许多女人,其中有一个女人说出她的名字你们都知道,是个著名电影演员。我们偷偷摸摸相爱了好几年,后来她丈夫找来一帮打手威胁我,要割掉我的命根子,我布置了一个迷魂阵,从那家伙眼皮底下把他老婆拐走了,私奔了。

公公几次挥舞菜刀在人家门前撒泼,吵吵嚷嚷,老白相人要是再与婆婆勾搭的话,他就杀了这对奸夫淫妇。婆婆是否与白相人私奔无从考究,然而这两个大活人,前一后消失是千真万确的,公公一气之下跳楼身亡也是千真万确的。



悬疑小说

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。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,恰巧赶上当地的“驱魔节”,因误吃了“山魈”的脑子而遭到报复,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。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?下一个又是谁?

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车顶上的声音

叶萧闭上了眼睛,但还是想不起昨晚发生了什么,自己怎会来到这条不归路?眼前仿佛有座阴森的大山,缓缓地向他倾倒而来。就在叶萧痛苦地睁开双眼时,车顶上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。

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,大家恐惧地抬头看着上面。那声音有规律和节奏,就像有人在车顶上散步——车顶上有人?谁会爬到疾驰的车顶上去呢?而且是在这滂沱大雨之下,司机只要一打方向盘,上面的人就会被甩到百米悬崖下去。

车顶的声音越来越响,动得更加频繁,从车头一直响到车尾,明显有个什么东西在走。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,司机也实在没办法了,只能在一处凹地靠边停车。他打着伞跳下车,从巴士后面爬了上去。

司机的头刚一探到车顶,就见到一对小眼睛闪烁着光,淡蓝色的脸庞,鲜红的鼻子,张开一张血盆大口,长长的胡须像钢丝一般,嘴里露出利刃似的獠牙。

“鬼!”司机用泰语高喊了一声,差点从车顶摔了下来。他手忙脚乱地爬下来,立刻跑回到旅游巴士上,猛踩油门朝前头开去。他满头大汗的恐惧模样,让全车人都

提心吊胆。而车顶上的声音仍在继续,一双有力的大手敲打车顶,仿佛随时会砸出一个大洞。

车子在蜿蜒的山道上飞驰,时速居然将近一百公里,小方害怕地大喊着:“快点停下来,这样大家都会死的!”

旅行团里几个女孩都哭了出来,叶萧则始终抬着头,观察那个声音移动的方向。突然,一阵尖利的叫声传来——那个会说流利中文的美国女孩,吓得倒在了座位上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那边,只见车窗上倒挂下一张脸来。不,更像是面具,狰狞到极点的鬼面具!还是两边淡蓝色的面颊,簇拥着一双小眼睛,巨大的嘴巴里伸出森白的獠牙,凶猛地向着车窗里的人嘶吼。紧接着那张脸又消失了,那个恶鬼就在雨中的车顶上继续拍打,任凭车子如何摇晃都不下来。

司机终于踩下了刹车。几个女孩吓得抱成了一团,男人们则面面相觑。最后,那个长发男子自告奋勇地说:“让我下车去看看。”

小方犹豫了一下打开车门,四十岁的长发大叔,背着专业照相机下了车。他的动作相当熟练,在大雨中猫着腰,轻巧地绕过整个车体,看来很有野外工作的经验。他没有直接爬上车顶,而是抓

着山崖上的藤蔓,人猿泰山似的爬了上去。他爬到三四米的高处,再回头去看车顶上的“鬼”。不——他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猴子。

这只“超级大猴子”显得异常急躁,用力拍打着车顶,似乎对车里的人有深仇大恨。长发男子一只手抓着藤蔓,另一只手拿着照相机,对车顶的大猴子拍了几张照片。然后慢慢地爬下来,小心翼翼地绕回到车上。

一回来就被大家围住了,他冷静地说:“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!我是个职业摄影师,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拍过动物,我们头顶上的这个怪物叫‘山魈’,又名鬼狒狒,是世界一类保护动物,主要产于非洲中西部。山魈有浓密的橄榄色长毛,马脸凸鼻,血盆大口,獠牙越大表明地越成熟。雄性山魈脾气暴烈,性情多变,气力极大,有很大的危险性。五年前,我在非洲拍过山魈的照片,险些遭到它们的攻击!”

这时,玉灵打断了他的话:“你们知道吗?中午你们吃的‘黄金肉’,就是这种大猴子的脑子。”

整个车厢立刻鸦雀无声。就连车顶上的山魈,似乎也听到了下面的声音,静静地蹲在上面等待时机,唯有窗外的大雨哗啦啦下个不停。